

龍川文集

冊二

龍川文集

卷之七

龍川文集卷之六

酌古論二

里後學胡鳳丹月樵校梓

苻堅

智者之所以保其國者無他善量彼己之勢而已矣彼有釁吾亦有釁智者不舉也吾無釁彼亦無釁智者不伐也至於彼無釁而吾有釁則兢兢自全猶懼其不保而何敢議人乎苻堅者好大而自忘其醜貪功而不顧其後者也以有釁攻無釁雖婦人孺子末工賤隸皆知其不可而堅決爲之則安得而不亡哉始堅以黠虜之雄舉三國如拉朽自以爲無敵於天下侈心一動遽欲移師而吞晉晉雖弱中國也秦雖強夷狄也自古夷狄之人豈有能盡吞中國者哉率百萬之師東向而俱下謂可以傳呼而定矣謝玄以數萬應之百萬至衆也數萬至寡也以至寡當至衆堅輕之不以屑意將橫截於岸而盡勦之而晉之數萬自知非敵士致其謀人奮其勇一以當百百以當萬堅雖有百萬之師焉得而不敗故嘗謂謝玄提孤軍以當秦蓋亦識用兵之法也然師次淝水勝負未

判玄使人請堅麾兵少退以決一戰堅命麾退自相蹂踐晉人乘之因以大敗世遂以爲秦自敗而晉偶勝非玄之善堅之不善也使其不退則勝負未可知也使其分爲十道偕發並至則可以勝歸也吾嘗籌之此二說者常見其敗未見其勝夫堅之事勝亦亡敗亦亡蓋不足論而世猶惜其可以勝而不知用之則吾不可以無論也故爲之說曰許退者晉之不幸也不分者又晉之大不幸也夫夾水而陣一衆一寡寡者未敢前衆者不肯還晉苟退軍三十里示堅以怯堅必輕之卷甲疾行趨兵急渡食不暇飽糧不及齎而吾先以兩道伏兵張左右翼乘其未陣整兵向之麾其東鼓其西正兵當其前伏兵衝其腹奇兵躡其後三面夾擊奮力鏖戰此陷虎法也虎之見人常欲吞之而人先設陷穽然後脫身反走虎必來奔趨於陷穽執戈臨之殺之必矣使堅而不退則晉之計將出於此而百萬之師一敗塗地天下之人將以爲謀略不世出矣不幸而不然則人遂以晉爲偶勝故曰許退者晉之不幸也大率百萬之衆分爲十道求以攻人必其兵皆精銳將皆智勇君明臣忠內外無釁始可以勝今堅發諸州

公私馬十丁一兵其精銳何在諸將雖衆人自爲志可倚信者惟一苻融其智勇何有君肆其驕臣獻其諛弱卒數萬留守關中而根本空虚鮮卑羌羯攢聚如林而蕭牆釁起晉苟待其旣分詔諸道堅壁清野至勿與戰命桓沖謝玄等提精兵數萬抵襄陽設奇逆擊破其一軍而自均至金入武關趨長安倍道兼行出其不意搗其空虚慰撫居民秋毫不犯耆老感恩晉德得見官軍欣然相告簞食來迎不出旬月關中舉定則秦之諸道之兵強者不顧而自立弱者不戰而自懼而蜀必孤使關中之兵衝其膺荆楚之兵搗其脇而蜀定矣此斷蛇法也蛇出其穴橫身於路求以噬人吾從其中而斷之徑塞其穴使之首尾不相救欲進不能欲退不可雖有餘毒將自斃矣使堅而分爲十道則晉之計又將出於此而坐關東瞰以制天下百里之內牛酒日至大享士卒傳檄河洛則中原之地可復百年之讎可雪矣不幸而不然則玄雖乘勝直抵黎陽而不得關中守之不固所取之地卒沒於賊故曰不分者又晉之大不幸也此二策者天下之勝策也顧玄雖未足以盡知之而堅決無勝理也世言王猛之將終也

叮嚀告戒謂晉不可伐彼亦知勢之不可雖制奇合變而亦無所用歟

韓信

英雄之士常以多算勝少算而未嘗幸人之無算也敵人無算凡天下之有算者類能勝之豈惟英雄哉故夫以英雄之才而臨無算之敵俛首而取之曾不足以關其思慮而奇謀至計無所自發此非英雄之所幸爲也至若敵人去已不遠籌算時出其勢足以迫我吾居其閒隨機而應之窘之而愈知費之而愈新愈出愈奇而沛然常若有餘天下始知英雄之爲不可當矣且夫天下必有好強不可制之敵而後天使英雄之士出佐其君以制天下之變以息天下之爭使敵無算則進少有算則遂逡巡而不敢前則是勝負之數未可判而天下之患未可息也是何足以辱英雄之名哉天之所生必不如是也夫項氏之患蚩尤以來所未有也故韓信出佐高祖而劫制之彼其所以謀項氏者可謂盡矣不以其兵與之角而欲先下諸國以孤其勢故一舉而定三秦再舉而虜魏豹三舉而擒夏說迺欲引兵遂下井陘李左車說趙將陳餘曰韓信乘勝遠鬪

其鋒不可當趙地阻險願足下假臣奇兵三萬人從間道絕其輜重足下深溝高壘勿與戰信必成擒矣餘不能用信迺一舉而破趙世之議者皆曰使左車之策遂行則信必不敢下井陘下則必爲所擒矣嗟夫此何待信之薄哉信而非英雄則可若英雄也則計必不出此矣且趙不破則燕不服燕不服則齊未可平齊未可平則劉項之權未有所分也信之用兵古今一人而已今屈於左車之計而不能決劉項之雌雄斯亦何取於信哉故吾謂左車之策行則信亦下井陘趙亦破餘亦擒左車亦就縛請遂籌之夫善用兵者不內人於死地今餘兵當其前左車之兵絕其後進退不可可謂死地矣內人於死地而求人之不出奇謀智者固如是乎且信之精兵已詣滎陽而所存者皆非素拊循之兵也持是兵而與人戰猶將自置之死地以決死鬪而況敵內我於死地吾何憚而不敢入哉吾以是知信之必下也餘嘗言信兵雖號數萬其實不過數千則知餘兵雖號二十萬其實不過十萬也今分三萬以與左車則餘所統者不過六七萬耳吾旣下井陘因留數千人扼險以爲後拒以防左車之奇兵迺引兵

壓趙壘而陣彼必不肯戰迺命挑鬪彼又不肯戰迺使辱之彼必又不肯戰何者左車亦嘗告之也遲之一二日密遣數千人闌往伏險戒之曰望趙軍出而逐我卽起據其壁擊其背處分既定乃使人巡軍大呼曰賊兵斷後不如急歸乃引兵而反彼必謂吾計已窮士氣已沮而又知左車奇兵實已斷後欲使吾腹背受敵始可全勝此雖智者亦必舉兵逐我而況餘貪得忘失之心囂然其未已乎彼既舉兵逐我勢將相迫迺鼓噪反兵而戰兵在死地人人死鬪而吾之伏兵又起據其壁擊其背彼腹背俱受敵反不知所以爲禦者矣餘固可以一舉而擒也餘旣擒則左車三萬之兵可以傳呼而潰矣孰謂左車之計果能沮信之兵乎且夫斷後之兵古之智將固嘗以是而勝也然其勝嘗出於敵人之不意今左車之計未行而信已覘知之此雖有天下之至計猶得預爲之備而況左車之計乎且善謀者鬼神不能窺使敵人得窺之則不得爲善謀矣推此言之左車之計可知矣雖然是計也雖非天下之至計亦一時之良策也惟信爲能可以當之他人則愕然不敢進矣計左車之爲人亦足以爲軍中之謀

主信欲就之以決疑所以虚心委己而問之豈真以爲嚮者之計足以擒我哉
司馬遷班固不達兵機以爲信然迺記於傳曰廣武君策不用信使人閒視知
之乃敢引兵遂下從遷固之言則信特幸人之無算者爾彼豈知廣武君之策
用而信亦敢下兵哉此殆可與曉機者道也昔者曹操伐張繡而劉表斷其後
操隨機應之卒敗繡表夫繡不下於餘表不下於左車而操之用兵特信之流
亞也以信之流亞猶能敗繡表信獨不能破餘左車乎從是觀之則吾之說有
不妄者矣

薛公

所貴乎謀夫策士者爲其能審料敵情以釋人君之憂也夫人各有心對面相
語莫能相測敵人遠在數千里而欲察其情揣其計之所出此非智者不能爲
也方敵人勃然而起人君四顧惶惑茫然未知所措有一人焉奮身而出言之
設爲定計使中敵人之所爲曉然如目見其事而言之者使人君得先爲之規
畫處置而嚮者之憂一旦釋然此謀夫策士所以爲可貴也然而人君賞之天

下推之後世又從而信服之畏其審料之明而不敢議其言之當否故言雖或過而亦無復有辯之者矣昔者黥布之背漢也高帝深憂之薛公爲三策以料布而謂布必出於下策已而果然此其智蓋出人數等矣然而吾觀之薛公謂布出下策則漢無事信矣至言出上策則山東非漢有出中策則勝負未可知其言不亦過乎吾之意則曰布出下策則不足敗出中策亦敗出上策亦敗何以言之古之所謂英雄者非以其耀智勇據形勢如斯而已也此二者特英雄之末事而仗大義以從天人之望者乃英雄之所繇起也苟天命人心已有所歸而吾乃攘袂而起於干戈紛擾之後用下背上舉逆犯順其名曰盜雖欲耀智勇據形勢而借英雄之資其能濟乎故凡薛公之上中二策皆英雄之資也英雄用之則可布用之則所以速其亡耳請遂籌之上策曰東取吳西取楚并齊與魯傳檄燕趙固守其所夫吳在布後楚在布左以力取之則誠易也復竭力以并齊魯則其力疲矣而民心附漢未必爲其用也力取者猶然而欲傳檄燕趙能保其必降乎縱使其迫於勢而降而民心抑又可知矣漢苟遣一信臣

若周勃之徒持節往慰諭之則燕趙必復爲漢用因命勃率趙燕之兵以收齊魯而帝親率關隴韓魏之兵以與布角布力已疲一舉必敗布敗則吳楚可不戰而復也吾以是籌之布出上策亦敗也中策曰東取吳西取楚并韓與魏據敖倉之粟塞成皋之口夫韓魏天下之中也關隴在其西齊魯在其東燕趙在其北得韓魏而未得齊魯燕趙雖欲據敖倉塞成皋顧亦何用哉漢苟遣一二能將若曹滕之徒率燕趙齊魯之兵合擊其背彼必反兵自救帝因以關隴蜀漢之兵而夾擊之則布亦何足敗哉吾以是籌之布出中策亦敗也薛公者明於料敵而不明於上下之分逆順之理故以英雄之資設爲布之三策而不自知其言之過也或曰司馬懿之料公孫淵石勒之料劉曜于謹之料蕭繹果何如哉曰懿以棄城預走爲淵之上策謹以席捲渡江爲繹之上計皆所以明其甚不足畏也不足畏之敵彼料之旣得矣雖勿論可也至勒之策曜則有足言者矣曜圍洛陽勒將往救因料之曰曜盛兵成皋關上計也阻洛水其次也坐守洛陽者成擒也夫率兵以攻人頓於堅城之下數月不能拔士氣已沮一旦

強援奄至不能扼險以拒之則腹背受敵不敗何待成臯關天下之大險也使曜能留萬人以圍洛陽而身率勁兵以扼成臯則勒必不敢進進則乘高而擊之勝之必矣勒既不獲進則洛陽失援曜因得優游而坐取之此所以爲上計也若其阻洛水則勒亦未能進然而勒可設爲疑兵而潛兵以渡曜能應之則勝不能則敗此所以爲中計也故吾嘗謂曜出上計則洛陽非勒有出中計則勝負未可知施之布則薛公之言過矣

鄧禹

善用兵者識用不用之宜而後能以全爭於天下矣夫戰久勝則兵不可用敵已懼則兵不必用不可用而用之則挫不必用而用之則勞勞且挫則敵人反得乘其弊而覆之上損國家之靈下虧一身之名一跌之後前功盡棄其爲患也可勝道哉是故智者戒之也昔者韓信之用兵也一舉而定三秦再舉而虜魏豹三舉而擒夏說四舉而梟成安君出奇制勝變化如神兵鋒所加敵人授首蓋舉無遺策而天下皆知其不可當也然當此之時戰雖勝而兵已疲矣兵

雖疲而敵已懼矣故兵雖不可用亦不必用也聲恐而氣竭之固足以勝是以廣武君告以傳檄下燕然後舉兵臨齊信從其說卒以成功然吾以爲廣武君雖不言信之計亦將出於此矣何者勢當然也夫強弩之末不能穿魯縞勢不可用也傷弓之鳥可以虛弦下勢不必用也不可用不必用智者固將不用矣今信之勢何以異此其所以區區咨計於廣武君者蓋大功垂成不敢不謹也不然則安能百舉百全而未嘗小衄歟鄧禹起身徒步杖策軍門一見光武遂論霸王大略陳天下之大計此其胸中固有大過人者矣連兵西討所當者破旣定河東復平關中威聲響震敵人破膽諸將勸禹乘勝徑攻長安而禹定計欲待其斃光武迫之使急進兵赤眉西走遂拔長安已而糧運不繼降者離散赤眉還兵長安復失威名大損功卒不成論者皆以爲禹之計則然而光武實迫之使敗者吾獨以爲不然斯民塗炭皇皇無告奮力拯之惟恐不及而況吾勝而彼沮不進兵將何待也使其旣據長安大張勝氣分慰居民合饗士卒使辯士以尺書風諭威德則赤眉延岑可指麾而定矣此韓信破趙之勢也不知

出此迺舉弊兵而與延岑合戰敗於藍田可以止矣且憤其功之不成復收餘卒求與復戰糧運日乏屢戰屢敗豈非禹之才略有所不及而亦無謀士以傳檄之說告之耶吾觀禹之失而後知識用不用之宜者蓋亦難矣嗟夫禹之失亦有自來矣禹令馮憺宗欽等守柵邑二人爭權相攻憺殺欽而反擊禹禹憺然無所措求計於光武賴黃防而僅能得其首憺欽偏裨也始不能防之終不能制之敵人固有以窺我矣使其能御憺欽而不至於相攻則柵邑不搖柵邑不搖則敵人不能窺而糧運必不乏敵人不能窺則餘黨不降而自服糧運既不乏則居民降附者日衆長安之功固不在馮異而在禹矣以此觀之禹實有以取之而光武何罪焉語曰行百里者半於九十故夫古之智者嘗盡心於垂成之際也

馬援

用兵之道不可以常律論也履險者兵家之危事智將常用之而勝他將常以之而敗勝非險也以有術勝也敗非不險也以無術敗也勝敗在人而不在險

唯險而後可以見人之能否也且不探虎穴安得虎子冒大險而後能立奇功險之不冒雖曰有功吾未見其奇也故夫智者不惡夫履險而惡乎無術多方以誤之此兵家之至術也聲東而擊西形此而出彼雖在坦地猶然而沉於險乎險者人所易拒也吾欲出此而明以告之則敵一分兵拒險而吾固將不戰而自沮矣乃若智者之制事也聲其所必意形其所必趨而忽焉乘險而進則敵人驚沮而不知其所從來智者不及謀勇者不及鬪一舉而敗其黨與覆其巢穴而後可以爲不世之奇功也昔者馬援率耿舒進擊武陵溪蠻軍次下雋其道有二一曰壺頭一曰充壺頭則路近而水險充則塗夷而運遠舒欲從充將以正合也援欲從壺頭將以奇勝也故援力言之棄曰費糧不如徑進搃其喉咽帝遂捨舒而從援援既進兵賊乘高守險欲前不可欲退不能已而暑甚士卒多疫卒不戰而自敗嗟夫若援者可謂不明乎履險之術矣吾以謂當聲言從充縱其降口使歸以告多張疑兵鳴鼓聲威旗幟若從充進賊必悉衆出拒吾密遣輕兵乘舟急進徑自壺頭以掩其無備出其不意則賊氣喪膽沮不

知所以爲禦者矣五溪諸蠻可以一戰而擒也不知出此而明明履險其敗也固宜然援則失矣而議者方以耿舒之計爲得是所謂見牛而未見羊也故從援則必敗從舒則未必勝從吾之計則發必中攻必克是以韓信之擊魏豹也威兵臨晉而伏兵從夏陽襲安邑卒以擒豹曹公之攻馬超也威兵潼關而潛兵渡蒲阪取西河卒以破超此則兵家之妙術而非吾臆說也惜乎援之不出乎此始援謀隗囂於掌握之過擊諸羌於指顧之頃破交趾平嶠南出奇制勝前無堅敵不可謂非一時之傑也然至此而失豈其終老而智耄耶光武嘗言伏波論兵與我意合每有所謀未嘗不用援援上此議而光武從之光武必以爲可勝矣已而援敗復重加罪始不能料其不可而遽從之終不能少貸其法而重責之嗚呼光武亦不得爲無罪也

龍川文集卷之六

龍川文集卷之七

酌古論三

里後學胡鳳丹月樵校梓

諸葛孔明上

英雄之士能爲智者之所不能爲則其未及爲者蓋不可以常理論矣騏驎之馬足如奔風升高不軒履濕不濡度山越塹瞬息千里而適值一馬蓋亦能然則雖有此駿而不足以勝之也於是駕以輕車鳴以和鸞步驟中度緩急中節鏘鏘乎道路之間能行千里而能不行雖無一時之駿而久則有萬全之功何者吾乖其所能而出其所不能可以扼其喉而奪之氣也且譎詐無方術略橫出智者之能也去詭詐而示之以大義置術略而臨之以正兵此英雄之事而智者之所不能爲矣故夫譎詐者司馬仲達之所長也使孔明而出於此則是以智攻智以勇擊勇而勝負之數未可判孰若以正而攻智以義而擊勇此孔明之志也而何敢以求近效哉故仲達以姦孔明以忠仲達以私孔明以公仲達以殘孔明以仁仲達以詐孔明以信兵未至而仲達之氣已沮矣入陣列於